

老摇窝

岁月走得匆匆,很多儿时的物件早已消散在时光里,唯有老家那只老旧的木摇窝,始终安放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睡过的木摇窝,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睡过,老旧的木摇窝伴随我们兄妹六人成长。

那只朴素的木摇窝,是乡下最寻常的模样,是木匠爷爷在我出生前给我做的“小床”。摇窝的弧度恰到好处,像一方小小的港湾,安稳又妥帖。底下的弧形木脚,轻轻一推,便悠悠晃动,伴着细碎的吱呀声响,成了童年最温柔的“摇篮曲”。

在丘陵地区,山林里的木材密密麻麻,无需购买木材,木匠做工工艺简单,摇窝里总铺着晒干的软稻草,

蓬松又干爽,隔绝了木头的微凉。稻草之上,叠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被褥,软软糯糯,裹着阳光和草木的清香。春夏秋冬,我的酣眠,我的浅闹,都藏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。

记忆里的晨昏,总绕着摇窝的摇晃流转。幼时不会走路的年岁,我大半的时光都在摇窝里度过。我在摇窝里哭闹时,母亲便俯身轻推,轻轻的摇晃一波接着一波,不急不缓,母亲一边摇着摇窝,一边哼着软糯的乡谣,让我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

春日的午后,暖阳透过老屋的木格窗,落在摇窝里,光影轻轻晃动。我躺在摇窝里,看光束里浮动的微尘,听院外树叶沙沙,在慢悠悠的摇晃里发呆、小憩。盛夏的夜晚,晚风穿堂而过,母亲坐在一旁摇着蒲扇,赶走蚊虫,摇窝轻轻起伏,送来阵阵清凉,伴我熬过无数静谧夏夜。秋冬寒凉时节,厚实的棉被裹满全身,摇窝隔绝了屋外的冷风,小小的一方天地,温暖又安稳,是童年最安心的归宿。

那时不懂,这普通的木摇窝,藏着世间最纯粹的疼爱。它没有精致的雕花,没有华贵的装饰,只是寻常木料打造的寻常物件,却托举了我纯粹无忧的岁月。我在摇窝里长大,从嗷嗷啼哭的婴孩,到咿呀学语的孩童,摇窝摇走了细碎的时光,摇大了我,也悄悄摇老了守护我的亲人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,我们老家农村改了新楼房,许多老物件母亲舍不得丢,但摇窝一直放在楼上的墙角,成为我们家传承家风的“教科书”。

作者:易先云(69岁)

武汉市作协会员,江汉区前进街道燕马社区



《力量》 作者:熊丹琨(76岁) 洪山区青菱街道黄家湖社区



《猫》
作者:刘丽君(72岁)
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花城社区



《红花绿叶》
作者:黄春华(63岁)
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同德社区